

「日本雕刻的近代」系列翻譯（二） 「雕刻」的黎明*

Best Literature Excerpts Translated
Dawn of Sculpture

古田亮 / 著
Author: Ryo Furuta

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Art Museum,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白適銘 / 譯
Translator: Shih-Ming Pa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本文原收錄於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三重縣立美術館與宮城縣美術館編，《日本彫刻の近代日本〔日本雕刻的近代〕》（京都：淡交社，2007），頁41-46。

日本的近代雕刻，何時、而且是如何開始的呢？這個問題，讓我們即刻想起明治六年（1873）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之際，「雕刻」這個詞彙初次被使用，或者是明治九年（1876）設立工部美術學校傳授西洋雕刻技術等等的事。的確，當我們開始談論近代日本雕刻史時，這樣的事實即成為重要的線索。

然而，在詞彙及制度的問題之外，進入近代之後，所謂雕刻，實際上如何被理解，其製作成果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闡明的事，應該成為更重要的課題吧！在本章之中，我想透過一位生活於幕府末期及明治混沌期間的雕刻家高村光雲的體驗，來追想這個時代雕刻界發生的事看看。很幸運地，光雲七十歲時的自述《懷古談》仍然存在，從他那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領略一如他親身所感受的「時代變化」。在此，以光雲的話語為根據，儘量依循客觀性的史實，對近代日本雕刻的黎明進行概觀式的探討。

修業時代的光雲

高村光雲（本名中島光藏），嘉永五年（1852）生於東京下谷北清島町。作為幕府時代末年江戶城郊商人之子，成長於隔年美國海軍將軍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進入浦賀港要求日本開放門戶以來的動盪時代。按照當時的慣例，男子成長到十一、二歲左右，一般必須外出從事社會服務。少年光雲因為手腳靈巧，父親準備讓他成為木工，不過，經由町內理髮屋的介紹，偶然成為佛像雕刻匠師高村東雲的弟子。對光雲世代的人們來說，不管個人的志趣如何，首先必須專心致志於職人的技術修業。當時是

所謂雕刻家這樣的職業尚未存在的年代。石川光明與光雲同年，島村俊明較其年輕四歲，竹內久一年輕六歲，山田鬼齋則年輕十三歲，他們在修業期間，都與光雲相同，除了磨練職人的本領之外，未來沒有任何保障。「能夠留意何謂繪畫何謂雕刻的，僅限於能夠過相當有身分生活的人」，從光雲所謂在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即使想，也看不到」的說法可以知道，當時，連美術或藝術這樣的概念，對他們來說都是遠在天邊的事。

在長達十一年之久的社會服務之後，光雲已經二十三歲，從明治維新開始以來已經過了七年。「光雲」這個雅號，即在此時由其師匠所贈予。隔年結婚，在淺草自家已攜有家眷的光雲，仍按照往常般往返於師匠之工房，持續過著一邊領著薪水，一邊代製其師所接訂單，說起來是上班族的生活。

當時，明治十年（1877）舉辦了日本最初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簡稱內國博），師匠東雲接獲了許多邀請出品的訂單。「然而，這個博覽會，對當時社會一般的人來說，究竟是什麼，並不清楚其樣貌。事實上，是奇怪到無法理解的程度。」被告知說無論什麼都好只要拿出來展出的東雲，最後決定出品白衣觀音，然而卻一如往常地，將這個案子委託給光雲。可是，這個白衣觀音卻獲得最高獎項的「龍紋獎」，讓師匠頗感驚訝。光雲說：「而且，那個龍紋獎是好是壞，師匠也全然不知。只是把獲得的獎賞帶來給我這樣的情況而已。」

當時獲獎的白衣觀音，現在已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博覽會結束後，「在橫濱從商的西洋人，前往師匠的住家購買此尊觀音，以定價七十圓敲定買賣」，師匠將其交給了西洋人所致。七十圓的售價，似乎是連材料費都不夠的金額，可是，當時博覽會事務局提供了定價三分之一左右的補助金，以及十圓或十五圓左右的剩餘款分配金，